

精心梳理神话资源 深入发掘传统文化

□王宪昭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其中,“神话卷”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门类,如何全面采集、科学梳理、系统呈现,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要正确认识神话采集整理的意义。神话发轫于人类史前时代,是人类没有出现文字之前就产生的文化作品。它不仅保留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最早记忆,而且通过后世不断的口耳相传得以丰富和发展。从人类文化的传承与演变看,文字作为记录工具出现较晚,而作为口头传统的神话却承担着人类最早的记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神话作为无数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时间的冲刷而流传至今,许多优秀神话中都体现出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著精神”。这些优秀神话或者说神话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民族精神,很好地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大系出版工程为神话单独设立卷本,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与科学态度。在以往关于中国神话的鉴赏、分析和研究中,并没有给予神话科学的定位。不少人认为中华民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话,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神话支离破碎,没有形成像希腊等西方国家那样的神话体系,甚至还有人否认中国神话的存在,即使一些教学设计或公开出版物中也往往把神话列为民间文学或故事,认为神话的本质无非是凭借想象或幻想编造出来的“瞎话”“假话”,显然这些结论和做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有史以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融合中积淀出的神话,有的被作为民族的根谱,有的被当作生活的教科书,有的支撑着日常民俗,有的充当着民族团结的历史依据等,许多历史文化研究者把神话视为人类古老文明的百科全书。所以全面系统地采集整理不同地区与不同民族的神话,是全面审视与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基础性任务。

二是准确把握神话编纂的关键环节。对于大系出版工程的编纂而言,需要把握好神话的定位、采集、分类、呈现等几个关键环节。神话兼具文学、历史、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特色。如果从民间角度出发,不同的讲述人和受众也会对神话有不同的认识。因此,神话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其中,狭义神话主要指的是人类史前文明时代创造的作品;而广义的神话既包括史前文明时代创造的作品,也包括后世加工、改造或者创造的作品。根据当今神话资源辑录和神话传承的实际情况,神话采录的范围以广义为主比较合理,主要界定为民间曾经流传或目前仍在讲述的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神圣动植物及其事迹或活动的叙事。

鉴于神话产生、传承与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其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在采集过程中应坚持科学的甄别原则,从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呈现与应用着眼,最大程度选择那些内容上健康向上、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神话作品,特别是做好对此前全国范围内民间文艺工作者已经完成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神话部分的查遗补漏,尽量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神话作品,也兼顾散体神话、韵体神话和散韵结合体神话的不同样式,力求客观展现出神话创作与传承的真实样态。同时,对采录者、整理者、编撰者等实际工作者要做好田野调查方法、神话著录规范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使他们能够采用目前日益普及的信息技术新手段,有效采集神话传承中的语境资料。有些重点神话作品力求附加相关图片资料,必要时还可以制作相应的录音、视频等,最大限度地充实神话生态的相关信息。在神话采集中,既要尊重讲述人,尊重语境,尊重原貌,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服务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科学态度,既不复古泥古,又不简单否定,切实保护和挖掘好中华民族最基本优秀原生态的神话资源。

无论是神话采集、神话梳理还是神话的呈现,都会涉及神话类型的界定问题,这也是关系到能否合理展现各地神话资源的重要环节。一般而言,不同地区神话传承和传播情况会有差异性,形成的神话类型也不尽相同,这导致目前学术界对神话类型的划分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因此,在各地神话卷中神话类型的呈现方式可以按照存异求同或因地制宜的原则,参考如下一些类型,即诸神起源神话、世界与万物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动植物起源神话、解释自然现象神话、解释社会现象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婚姻爱情神话、灾难战争神话、其他类型神话等,上述10类可以作为大的神话类型。至于人们在神话阅读中常见的诸如文化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治水神话、射日神话等具体类型名称可以归入上述类型,也可以根据神话数量或神话重要性等实际情况,通过单列的方式编辑呈现。

三是注重神话资源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的编纂而言,需要统筹兼顾,做好文化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地方政府、民间艺人、社会志愿者等多部门多层次的通力协作与工作互动。对神话资源的完整性而言,一部完整的神话文本应包括正文与辅助信息两项内容。神话文本的正文要力求内容完整,文从字顺,神话演述中的方言土语、风土习俗、特殊用语等尽量保留原貌,晦涩难懂之处可采取注释形式加以解释。作品辅助信息包括“讲述者”“采录整理者”“采集时间”“采集地点”“流传地区”“文本来源”等多项内容,其中,每一条信息都是神话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尽可能的细化与精准表述,为今后使用者提供信息支持,如讲述人基本信息一般要包括民族、性别、出生年月、职业、文化程度及其他相关信息,对于一些重要的讲述人还可以设立个人小传,对其社会关系、成长经历、传承特点等作出必要的记录。这种信息辑录也同样适用于翻译者、采录者、整理者等。对于“流传地区”,应采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县(市、区、旗、自然保护区及经济开发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格式表述,原文行政区域表述不完整或出现名称变化时,要作出相应补充说明。

当今信息技术与智库建设的迅速发展,不仅为神话资源的开发、传播与应用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挑战,更为中华民族神话资源的数据整合与系统化提供了条件。各地文化部门无论是从传统文化资源普查的需要,还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角度,都可以通过这次神话资源的再调查、再梳理和编纂出版,全面审视鉴别本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而中国民协组织的全国范围内的神话资源整合,则更加有利于深入发掘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链,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振兴进程中,汲取古老智慧、弘扬中华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示范卷的“云南卷”与“河南卷”(以下简称云南神话卷、河南神话卷)即将出版问世,我谨代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表示热烈祝贺,并谈一点感想。

云南神话卷、河南神话卷之所以能够在全国31省区中脱颖而出,首批亮相,主因是其研究基础雄厚,调研和整理工作积累成果丰富。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这两个省率先出成果,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核心区的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多民族的文化,给日后各卷的全面铺开,提供了宝贵的编纂经验和实际操作方面的前车之鉴。

从这两个省卷的编纂体例看,二者截然不同。主要的差异在于对神话的分类方面。河南神话卷是按照神话人物来分类编排的,这与《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的神话分类方式明显不同,也就是没有按照诸神神话、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和其他这五大类来编排内容。而是按照上卷:1 盘古神话,2 伏羲女娲神话,3 神农神话,4 有巢氏、燧人氏神话;下卷:1 黄帝神话群,2 嫦娥神话群,3 仓颉神话群,4 岐伯与祝融神话,5 颛顼与帝喾神话,6 尧与舜神话群,7 大禹神话群,这样总共十余位神话主人公作为分类项,在每项下面再按照地域分布给予细分。

此种根据神话人物和地域性集群情况的分类,属于因地制宜,能够突出体现各类神话传说在民间社会的空间分布状况。如果要问为什么河南省的民间传承神话集群现象如此突出?一个现成的解释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地理原型区,是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建都的文化统治中心所在,正如中国成语所说的“问鼎中原”和“得中原者得天下”。本地民间神话特别突出对华夏国家三皇五帝神话历史谱系的记忆,这完全是特殊的历史积淀所造成的中原文化特质所在。河南神话卷以三皇五帝神话人物谱系为分类标准,这也是以往调研工作积累的体现。从上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团队到各地采风,广泛收集民间神话,到刚出版不久的四卷本《中原神话通鉴》,河南以县为单位的调查研究工作已经硕果累累。本卷采用以往的神话人物分类方式,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省卷的特例来看待,不宜作为示范加以推广。这个意见也是十分中肯的,考虑到全国各省卷如何统一的问题,还是以严格按照《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分类编纂的云南神话卷作为示范。

云南神话卷在100多万字篇幅里,收录了该省境内24个民族的口传神话,计有阿昌、白、布朗、布依、傣、德昂、独龙、哈尼、回、基诺、景颇、拉祜、傈僳、苗、纳西、怒、普米、水、佤、瑶、彝、侗、藏、壮等民族。从其民间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口头文学传统的汪洋大海,如此繁荣的现象不是任何个人性的文人创作所能比拟的。本卷的出版,可以让云南省多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神话故事这个

《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与《河南卷》印象



易于普及的传播平台,更加方便地传播开来,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分享,让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源库和智慧库作用得以有效发挥。日后将西南、西北和东北各省区的全部口传神话汇聚一体,必将是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象。多民族神话的整体呈现,势必将对过去100多年来限于汉文古籍为主的“中国神话”观大大改观。这应是世界神话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和少数民族神话故事对应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文物。如铜鼓,这样一种流传两三千年的文物所体现的民族传统,与中原文明礼俗明显不同。铜鼓的地域分布,从成都平原的巴蜀地区,向南延伸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再向南延伸到东南亚的越南和马来西亚。南方诸多少数民族为什么如此青睐铜鼓,这一直是悬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心中的未解之谜。只要拜读云南鹤庆县壮族民间艺人王华青等人口述的神话故事《铜鼓老祖包登》,谜底就会顿时大白于天下:天地开辟之后的人类繁衍过快,引起天神担心。天神派恶龙来人间祸害,一只母虎带着仅存的一个男人逃亡他乡。他们在洪水中漂浮了99年,才得以上岸。从此二者相依为命,男人老死之前让母虎受孕。世间唯一的生物母虎,怀孕千年之后终于生下一只铜鼓,从中走出新的类人。他一生出就成为巨人,击打铜鼓一下,就生出一个人来,从此大地上又有了人烟。后人不忘祖先恩德,把铜鼓尊为世界的守护神。每个村里都要祭祀铜鼓和祖先。壮族神话《铜鼓老祖包登》就这样生动地呈现出南方民族广泛传承的铜鼓文化的“底牌”,对千千万万村落中至今还在传承的铜鼓礼仪,确实有一种再语境化的激活作用。仅此一例,就可以大致说明多民族神话遗产的学术意义和文化再造功能。

同样的道理,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只记录下华夏共祖黄帝有个雅号叫“有熊”,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只要翻阅河南神话卷“新郑黄帝神话群”的首篇《有熊氏的来历》,读者就好像找到黄帝号有熊之谜的谜底一般。这就是民间口传神话的补史之缺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河南卷》编纂手记

□程健君

神话是产生于原始社会而世代传承的口头语言艺术,是人类心理历程上一种特殊情结的语言反映,也是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一宗丰厚的精神财富。尽管神话中有许多至今仍未揭示的谜底,但它仍不失为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学样式。作为口承文学的神话,它所蕴藏的深层的民俗文化积淀,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是一个永远解释不完的世界。每个民族的神话中,都表现了人类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也正是这种幻想和追求,增强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动力。

中国神话早在先秦典籍《山海经》《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载。汉代和三国以后的《淮南子》《史记》《独异志》等古籍中也有许多片段的古神话。中国神话中的主要内容大都可以在中原神话中找到,甚至连世界性的同母题神话,如“开辟创世神话”“洪水神话”“盗火神话”等,在中原地区也多有流传。

近几十年来,经过我们对中原民间流传的“活”神话的发掘和研究,中原神话的整体体系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弥补了中国汉族神话“零散”的缺憾。中原神话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比较完整的神话体系和较为明晰的“神谱”脉络:盘古开天、三皇创世、五帝霸业、大禹治水,直到从天体神话中演绎出“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一切,为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河南卷》(以下简称河南神话卷)奠定了雄厚基础。

研究发现,中原神话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呈集群式分布的显著特点,即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围绕一个神话人物,派生出许多神话故事。一个神话集群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除了文化传承的基本因素外,还受到社会的、地理的以及世俗文化的

影响,诸种因素聚结起来创造出一种适合此种神话繁衍滋生的土壤,一个以适应民间信仰需要的神话集群就会产生,一位神话集群的中心人物——庇佑一方的神的形象也就被创造出来。被创造出来的这位“神”的神职,也为了适应当地人们的需要而不断扩大或发生变化。如盘古,他的神职就不仅仅是开天辟地,他还要造人,还要负责人们日常生活中良好愿望的实现。

根据中原神话的这些特点,我们在大系出版工程“神话卷”编纂体例的框架下,研究设计了河南神话卷“经纬交织、整体呈现”的编纂方案,即以盘古开天到大禹治水的神话人物为经,以点状分布的神话传播群为纬(反映到目录上为“神话人物谱系为纲,神话集群分布为目”),两条线纵横交织,将中原神话的丰富性整体呈现出来。通过对掌握资料的分析研究,我们将河南神话卷分为三卷编纂:卷一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伏羲、女娲、神农、有巢、燧人);卷二从“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到大禹治水;卷三为其他诸神及天体自然神话。这个编辑思路,得到了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的认可。

在原有神话资料的使用和神话篇目的选择上,我们确立以下原则:以20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采录的篇目为科学性参考;以河南神话卷中所选神话篇目为人文卷标准;以上世纪末“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县卷本中神话篇目为基础;以新近征集、采录的神话篇目为补充。

河南神话卷于2018年

5月25日在上海“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传说、故事卷工作会议”以后正式启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编委会将查阅“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等

223册,从中提取神话资料1490余篇,从中国民协提供的数据库材料中提取神话资料308篇,在近年来各地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出版的神话作品集中提取神话资料290篇,通过微信群新征集到近40万字的神话资料。资料搜集阶段,共查阅了约1000万字的文字材料,从中提取了近400万字有编辑价值的作品。

查漏补缺是保证河南神话卷具备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重要环节。在本卷初稿基本形成时,河南神话卷编委会重点解决了神话集群流传地区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主要补充重点神话作品缺失的讲述者和采录者信息,恢复部分作品的口语化。主编亲自带领部分编委人员,多次深入重点地区进行补充调查及相关作品的近期采录。先后在汝州考察搜集了多篇伏羲女娲神话作品及其相关民俗资料,在孟津负图寺、淇县灵山寺等地重新采集了一些有关伏羲女娲、盘古等神话传说的图片资料。

2019年1月29日,河南神话卷编委会完成了两卷的初稿汇编工作并提交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其中卷一收录神话作品459篇,卷二收录神话作品456篇。

2019年3月18日,本卷的前言、图片及《河南省主要神话分布区域表》《河南省部分民间神话讲述者、采录者简介》《本卷方言检索表》《河南省部分民间神话作品书目(书影)》《河南省部分中原神话研究书目(书影)》等附录资料完成初稿并提交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文艺报 中国民协 合办

云南: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

□杨海涛

云南有26个民族,他们交错聚居于这块山峰耸峙、江流奔腾、大小坝子星罗棋布的红土高原上,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总体格局。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文化土壤中,云南各民族神话得以存在、流传和发展。可以说,世界上主要的神话类型都可以在云南各民族神话中找到实例,而且云南各民族神话还保留着它们特有的古朴性、完整性,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云南各民族神话的发展过程较复杂,很多作品都在民间以散文体形式流传,但同时也有大量作品融入到后期的长篇韵文创世史诗之中,傣族、纳西族、彝族的神话甚至还被收录到民族传统典籍里。云南许多民族的散文体形式神话总是与韵文体的创世史诗并行不悖。只是前者主要在民间流传,篇幅相对较少,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讲述;后者却成为整部创世史诗中的重要部分,多由祭司和歌手在较庄重的场合演唱。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原则,结合云南各民族神话作品实际进行选编。本卷选编阿昌族、白族、布朗族等23个民族300余篇神话作品。主要选自以下几个方面:民间故事家、民间文学研究者采录的,尚未发表的民间文学资料;1984年以来全省民间文学普查中直接采录于民间,各县编辑的尚未发表的县卷资料本;少数作品选自20世纪50年代云南开展的3次民间文学调查工作中采录的资料;为保持云南各民族神话体系的完整性、全面性,还有部分选自1983年以来出版的各族民间故事集。

云南各民族神话按内容划分主要包括:诸神神话、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4类。

在云南民族众多的诸神神话中,主人公多以男性为主,如纳西族的丁巴什罗、崇热丽恩等,都显示着男性创造天地、战胜艰险、造福人类的伟力。我们从这些神话中,可以认识到云南各个民族在阶级社会前的神人英雄时代的历史,这是一个从蒙昧初开到文化创造和早期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漫长历程。诸神神话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古代英雄的创业史。这个时期,云南各民族的认识方向逐渐从自然转向自身,即从认识自然、审视自然不断上升到认识他们自身,所以诸神神话中有明显的人类自身认识和自身审美的特点。

而云南文化英雄神话中的诸神,多是神武超群、德智不凡的半神半人,有些甚至是神的后代。他们的行动和力量使某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得以初创与发展,为氏族、部落带来了福祉。如“取火”英雄、“找谷种”英雄,还有那些为人间除妖灭害,给人们带来太平的如普米族“冲格萨”、藏族“格萨尔”式的英雄们。在此类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性英雄意识逐步由集体意识向个体意识渐进,由纯属自然幻想意识向人世社会发展意识渐进。这种由意识渐进到行为产生的神性英雄,以拉祜族神话《札努扎别》为代表。札努扎别突破传统观念,他责备不劳动而享受祭礼的天神厄莎,并破天荒地说出了人与工具结合才能创造财富的客观真理。札努扎别得罪了天神,惨遭陷害而死。这则神话使我们看到古代初民对神的敬畏与叛逆。这一

类英雄虽不是胜利者,却是古代为发现并捍卫真理而死的英雄。

云南少数民族开天辟地神话丰富,如彝族《开天辟地》、白族《开天辟地》、哈尼族《神话的古今》等都是重点讲述开天辟地过程的神话。云南各民族开天辟地神话按内容可分为变化生成说、神造天说两大类。而在神造开天辟地的神话中,不只是形象地解释了天地形成的过程,还生动地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在神话产生与发展时期的生活劳动和人们对劳动的态度,充分肯定了劳动创造的丰功伟绩。

人类起源神话主要讲述人类为何产生,以及解释氏族、部落起源以及人类的重新繁衍。白族有《氏族来源》,布朗族有《削木成人》《帕雅英、帕雅捧、帕雅天造人》,独龙族有《雪山之神》等。这些神话除了极少部分认为人是由某种物质变成的外,绝大部分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

神造人的起源神话在云南许多民族中流传较多,把神造的过程完全描写成凡人的行动,其中充满了挫折和失败,艰辛和痛苦,显得悲壮而崇高。这种造人的描述并没有多少神的威力,而是靠各个民族自身的智慧和追求真理、不怕失败的精神。神造人的神话,虽然没有能够揭示人类起源的真正原因,但它们并没有贬低人类的地位和价值,相反,它们像一面镜子,让各民族看到了自己生命发展历程的艰辛和神圣,让人们更加珍视生命。

云南文化起源于神话,以取火、用火、谷物获取与种植、房屋建筑和文字的发明为主要元素,如阿昌族《盐婆桑尼尼》、傣族《贝叶信》《谷魂奶奶》、德昂族《谷种起源》等。云南各民族取火神话各式各样,反映了人们对于火的一种深沉渴望。而在云南众多稻谷起源神话中,大多说谷种来自天上,把谷种视为神圣之物,神赐之物。拉祜族《卡腊节的传说》中讲述谷种来源却与众不同,它讲的是,一位叫卡腊的猎人从鸟雀啄食草籽的观察中受启发而得来了植物的种籽。种籽来源从神坛走回人间,说明人类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神话隐约地向我们揭示出人类文明逐步告别童年的过程。农业的兴起与发达,使原始人有了更好的生活保障,因此,他们把早期对农业有突出贡献的人视为神人。拉祜族苦聪人还有一个祭祀卡腊的节日,叫“卡腊节”。

在对文字起源的探索中,云南各民族的神话里,除了归之于天,归之于神外,也有归之于人。只不过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是各民族具有一定神性的文化英雄。比如汉族历史上传说的伏羲、女娲、黄帝等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文化英雄。云南神话中彝族有两兄妹,哥哥叫阿苏拉吉,妹妹叫阿格。他们一同上山放羊,在神鸟的启发下,创造了彝文。在纳西族的神话中,他们认为是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是其教祖丁巴什罗创造的。